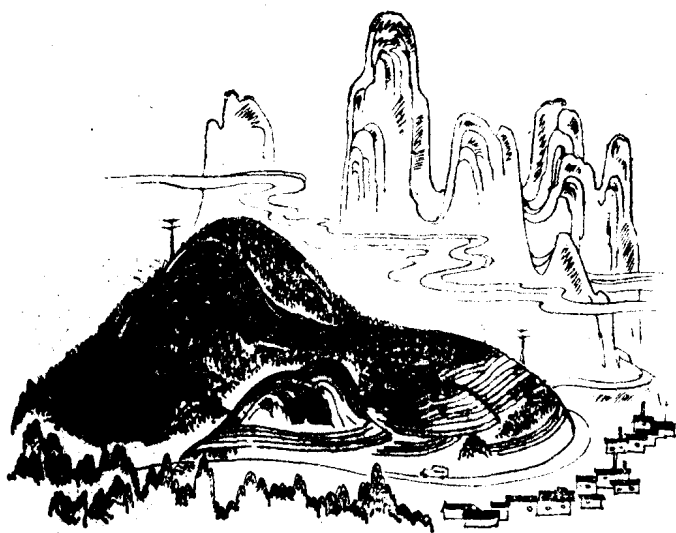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直上三千八百坎



直上三千八百坎

陈伯吹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陈伯吹是老一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。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不久前，他把解放后创作的短篇，按发表先后编成了《飞虎队和野猪队》、《直上三千八百坎》两个集子。前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，后者由我社出版。《直上三千八百坎》所收八篇作品，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乡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。

直 上 三 千 八 百 坎

陈 伯 吹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3.625 插页2 字数57,400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94·387 定价0.35元

内 容 说 明

陈伯吹是老一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。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不久前，他把解放后创作的短篇，按发表先后编成了《飞虎队和野猪队》、《直上三千八百坎》两个集子。前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，后者由我社出版。《直上三千八百坎》所收八篇作品，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乡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。

直 上 三 千 八 百 坎

陈 伯 吹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3.625 插页2 字数57,400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094·387 定价0.35元

目 次

直上三千八百坎·····	(1)
山里头飘行着的红云·····	(14)
小工程师们·····	(23)
接过一枝枪·····	(31)
宝 库·····	(46)
红舰队和渔船队·····	(81)
喜相逢·····	(88)
长堤上的“一件小事”·····	(95)

直上三千八百坎

清早，树林子里散发着一股特有的清香味儿。

我站在长着密林的山前，面对着一座巨大的闪光的绿屏风，几乎疑心自己是在童话世界里。铺在丛林中的山道，崭齐，曲折有致，从山脚一直伸展到山腰，逐渐地隐没在林间，多么长，又多么高，显得很神秘的样子。

一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少年，突然地从我身后闪出来，窜上山道去，一级一级地飞快爬着，几乎是又跑又跳，书包在他背上一颠一颠的，筐子在他左肩膀上钟摆似地摇荡着，长柄的竹夹子在他右手晃来晃去。

“喂，少先队员同志，你赶着上山去干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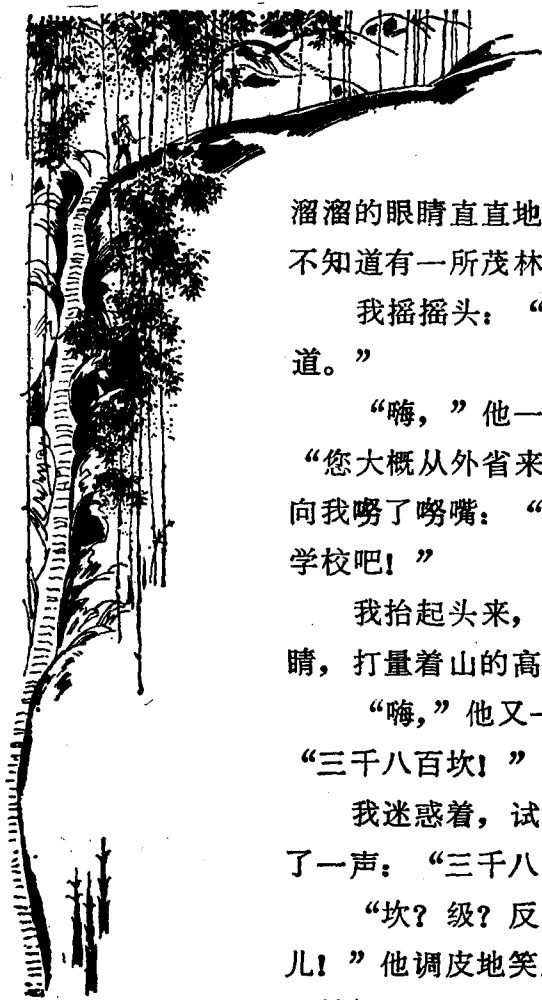
他头也没回，只答应了一声“嗨——”

我追问说：“可是义务劳动——积肥？造林？种向日葵？”

“不，是上学呗！”

“怎么，山上还有学校？”我禁不住盘问下去。

少年突然站住了，猛的转过半截身子，两只黑



溜溜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：“您不知道有一所茂林小学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这个可不知道。”

“嗨，”他一摆竹夹子，“您大概从外省来的？”接着向我咧了咧嘴：“上去瞧瞧咱学校吧！”

我抬起头来，眯缝着眼睛，打量着山的高度。

“嗨，”他又一摆竹夹子，“三千八百坎！”

我迷惑着，试探着，重复了一声：“三千八百级？”

“坎？级？反正是一个样儿！”他调皮地笑起来，鼻梁上皱起了纹路，“可是咱这儿唤做坎。”

我偏着头，疑问着：“你天天这般上山下山？”

“可不是！比我小几岁的同学也这样。”他伶俐地把身体全转了过来。金色的阳光照射他红扑扑的圆脸儿，遮在额角上的一绺黑头发，被山风吹动，忽闪忽闪地亮着。“学校在山顶上——就是再高咱们也不怕！”

“刮风，下雨，飘雪的日子？”

“那爬起山来不是更带劲？”

“唔——不觉得累着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！惯了，练出来了。”他让手里头的竹夹子拍拍自己的腿。“咱老师常常说的：锻炼，锻炼，炼铁成钢！”

我顺口说了：“炼出了优质钢！”

“还没哩，远着呢，这要不断地锻炼才成！”

“唔，说得有意思。”

“有意思吗？”他嘴角一翘，鼻梁一皱，又露出了调皮的微笑。“所以，您也想来锻炼锻炼，直上三千八百坎？”

“好，就这么来着！”我被他将了一军，就一股劲儿地爬上了十几级，站到他身后。

“您不累吗？”

我喘了口气，从鼻孔里应了一声。“唔——”

于是，我们俩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在漫长的山道上，不快不慢地爬着。

我心里老转着这个念头：“三千八百坎！即使一秒钟一坎，也要爬它一个多钟头，少不了还要歇息几回……”

他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；回头来指了指老高的、隐没在万绿丛中的山顶，带几分自豪感地说：“看来挺高，咱们可用不上半个钟头，就到了顶上，边爬还边捡鸟粪兽粪呢。”

我看他登山如履平地，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自己却不停地喘气，禁不住称赞：“你们锻炼得真棒！”

“不，不，还早哩！”他用竹夹子划了一道弧形。

“咱班上三个小队，正在开展竞赛，向爬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叔叔学习，学习他们的勇敢，学习他们的艰苦奋斗，将来也要把五星红旗插到最高峰！”他停了停，眉毛一竖，大声地说：“哼，那是八千八百二十米哪！”

我愈是腰痠、腿疼地直喘气，愈是佩服他那股少年英雄气概。

他急切地接着说：“这山还不到一千米，您说！”

我抹了一把汗，带着喘，断断续续地回答：“你们——年纪小——天天来回着——够跑的了！”

他听我这么上句接不着下句地说话，又回头来相了相我的脸，看了看我的腿。“叔叔，您不忙，慢点儿爬。”

“我不会——就误你——”我喘得几乎说不成话了。

他手搭在眉毛上，望了望太阳，满有把握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时间还富裕。”一边放慢了脚步等我，一边仿佛逗着我似的。“嗨，我给您讲个‘三千八百坎’的故事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答应，他就讲起来了。

“从前有一个家财百万的地主，把一大箱黄金埋在三千八百坎里。他没儿没女，临死前对人家说：‘三千八百坎，坎坎出黄金。’那些贪吃懒做的二流子，一窝蜂似的上山挖黄金去，谁都没有挖到。其中一个有点小聪明的人，他想：‘坎坎出黄金’，连说两个‘坎’字，明明说的是第二坎啊。他果然挖到了。不料当天晚上黄金给土匪抢走了，人也被杀了。”

“唔——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啊？”我问他。

他头一扭，一绺头发跳了一下，大声地回答说：“这，这当然是个‘故事’啰！您想想，地主爱钱如命，剥削庄稼人还没个完，哪里肯白白地把黄金埋在山坎里！至于那个不爱劳动的人，发了横财，

飞来了横祸，活该！”

“就是啊！”我点点头，暗暗地称赞他年纪小，见识高。

“可是这个故事另外还有一种讲法。”他继续说下去：“从前有一个庄稼汉， he 有三个儿子，都不爱下地干活，怎么训也训不好。他在临死前对他们说，‘三千八百坎，坎坎出黄金’，他死后，三个儿子把土全给挖松了，可是连黄金的影子也没有！第二年春耕季节，播下了种子，长了满山的好庄稼。这就是咱山区里最早最好的一块梯田！”

“唔——这倒是一个好故事！”

他摇摇头。“不算太好！这也是个老故事。”接着反问我：“您说，那个老头儿是在教训他的儿子，还是在欺骗他们？”

“唔，你问得好！我想这是通过事实来教育儿子。”我没料到这个少年人看问题竟这么尖锐，同时听故事也听出味道来，忘记了腰痠、腿疼。

“可还有什么别的故事？再讲一个！”

“就这么两个老故事——听山脚下伐木的老爷爷讲的。”他摆摆竹夹子，不吭声了，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，隔了片刻，开口了：“您歇一会儿吧？”

我怕他上学会迟到，硬着头皮说：“不歇了。”边又搭讪着，“没有老故事，可有什么新故事？”

他一连夹起了三堆兽粪，没吭声。

我提了个线索：“你们全班同学都想当登山英雄？”

“都想！”他又点头，又摆竹夹子，“辅导员老师鼓励咱们说：‘今天的红领巾，明天的红旗手！’……”

“不错呵，正是这样！”我应了他一句。

“那，就应该有各行各业的红旗手——咱祖国大啊！”

“唔——各行各业的红旗手？”我觉得他口气挺大。

“嗨，咱们将来应该当红旗手，还应该当多面手！是不是？”

“又是多面手！”我佩服他的雄心壮志。

“可不是！”他竹夹子指指点点的，“咱们在中队会上谈心的时候都这样表示：既要当登山英雄、体育健将；又要当林业劳动模范、伐木好手；还要当工厂里的优秀技术员——”

“是什么样的技术员？”我故意考问他一下。

他想也没想：“我说锯木工厂嘛！”

“小脑瓜真不简单啊！”我这么想，禁不住又好奇地问了：“那么，你们在展开登山竞赛以外，还搞些什么啊？”

“咱中队搞了一个模型——”

“什么样儿的模型？”我很感兴趣地插上一句。

“就是您爬的这座山呗！”

“哈，有趣！”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等一会儿您就可以在咱们陈列室里看到它！”他红扑扑的脸上掩不住骄傲的笑意，两只嘴角翘得更高，鼻梁上的纹路皱得更深。

“唔，我一定要仔细看看它！”

“咱学校里全体师生，一起订了个‘小五年计划’：要在这山顶上盖起一排两层楼的课堂，后面造条走廊，直通大礼堂。咱们将来开会，听广播，放电影，看电视，唱歌，跳舞，演话剧和木偶戏，都在这礼堂里头。”

“那很好啊！”

“还有呢！”他说得起劲，唾沫星子从嘴角边飞溅出来。“一座跳伞塔，矗立在山顶上最高的地方，塔尖装上一颗红星，夜里，老远地方也能望得见它闪闪的红光。”

“好风光啊！”我不觉自语着。

“图书室，实验室，队部办公室，都要一幢一幢地盖起来——”他似乎觉察到自己说溜了嘴，就改口说道：“不过，并不是一下子都盖，咱们订的是长远计划……”

“唔，长远计划，那还得盖宿舍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一双黑眼睛瞪得圆圆的。

“这样你们就不用上山下山地赶了！”

他愣了一下。“不，山顶上地方不够大——”忽然想起来的样子，“嗨，到那时候，山那边水力发电站建起来了，反正有电缆吊车，凌空地直上直下，谁不爱坐！”

我故意地顶了一句：“要是有人不爱坐呢？譬如说，你们头发花白的上了年纪的老师？”

他又愣住了，可是一下子就笑了。“那还有直升飞机——”

我瞧他边说着，边望着高远的碧蓝的天空，显然，一幅美好的远景规划图，正在他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辉。

“您将来再上咱学校来，可不会累得气喘汗流了。”

“唔，一定要再来看看你们这所漂亮的学校。这回先看看你们美好的理想——一个奇妙的模型！”我

虽然喘得更厉害，可是很高兴地回答着，还有意识地逗着他：“你说说看，你们能……”

“怎么不能！”他似乎有点儿生气的样子。“有党中央关怀咱们，有少先队、辅导员老师指导和帮助咱们，自力更生！大伙儿人多心齐，一定得成！”停了停，呼口号似的拉开了嗓门：“咱们时刻准备着！”

我笑笑，望望他，默默地想：“自力更生，从孩子嘴里吐出这句话！”

他还怕我不肯相信，把肩膀上的筐子晃到我的面前来，“你瞧：今天上山跟您聊天，又跟您讲故事，也还捡到了大半筐粪肥。咱全体同学从大前年起，就订下了公约：上山下山，一定都得带筐子和夹子……”

我拦住了他的话头，问：“要那么多肥料？”

“嗨，我忘了告诉您，咱们这学校是半农半读的。种菜，栽树，梯田里的庄稼，都要基肥，还要按时追肥，才长得壮啊！”

“光这样子就有钱盖起房子来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他着急地说：“咱们还养鱼，养鸡，养鸭，喂新疆种的细毛羊，喂长毛安哥拉种兔，搞野生植物——您不相信？咱们积少成多，会攒起一笔基金来的！”

“基金？”

“嗨，基金！我就是基金委员会的保管员。一共五个人，是大伙儿民主选举出来的。”

“唔——”我瞟了他一眼，但见他小胸膛挺得高高的，人也仿佛长高了些。

“有了基金，就不愁盖不成房子！——等一会儿您在山坡上、山顶上会看到菜圃、果园、梯田，还有林场。这寒假里，辅导员老师又帮助我们办了个小锯木厂，只有一间木板工房。她说暑假里扩大一间，那就是说扩大百分之一百！”看他说得多兴奋，鼻尖上冒出了汗珠，连鼻翼也在张翕着。

“哈，”我禁不住喜悦地问：“你们要把这座山——”

他不等我说完，笑嘻嘻地咧开了嘴巴。“咱们早就议论过了，山坎里尽管没有黄金，可是山肚子里兴许有乌金——”说到这儿，停一停，大声地喊着，“煤！咱们少不了组织几支少年勘察队，早晚会敲锣打鼓上区政府报矿去！”

“这么说，三千八百坎有了新故事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！只有到了今天才会有这样的新故事。在从前，听山脚下的老爷爷——他是个好木匠，造的划子船，又快又稳——讲过：从前这儿是座野山，

是老虎、豹子出没的地方。他曾经和一头金钱豹斗过，幸亏拿了柄斧头，劈死了豹子！……”

“唷！”我不禁为老爷爷遭逢意外的惊险捏把冷汗。

“穷人家为了活命，才冒险上山去砍柴，拾草，采药，可是地主和恶霸说山是他们的，别人连一茎草也不许碰！好多人因此给活活弄死。他们比老虎、豹子还凶恶呢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我气愤愤地盘问了他一句，“大伙儿不起来——”

“怎么不起来？解放前几年，山里就有游击队。共产党领导的！”

“唔——那时候，你年纪还小吧？”

“要不，我也当游击队员去！”他看了看我，“您还不知道，我爸和我哥哥，还有我大伯和小叔，那时候都是游击队的队员哩！”

“也难怪，”我暗自忖着，“是个‘将门之子’呢！”

他傲然地望了望我，高举竹夹子，指指远山近山。“现在呵，你瞧：这些山都变得又青又绿。别说‘三千八百坎，坎坎出黄金’，连什么山也都出‘黄金’了！可不是吗？”

“唔——是。”我边高兴地答应着，边默默地想